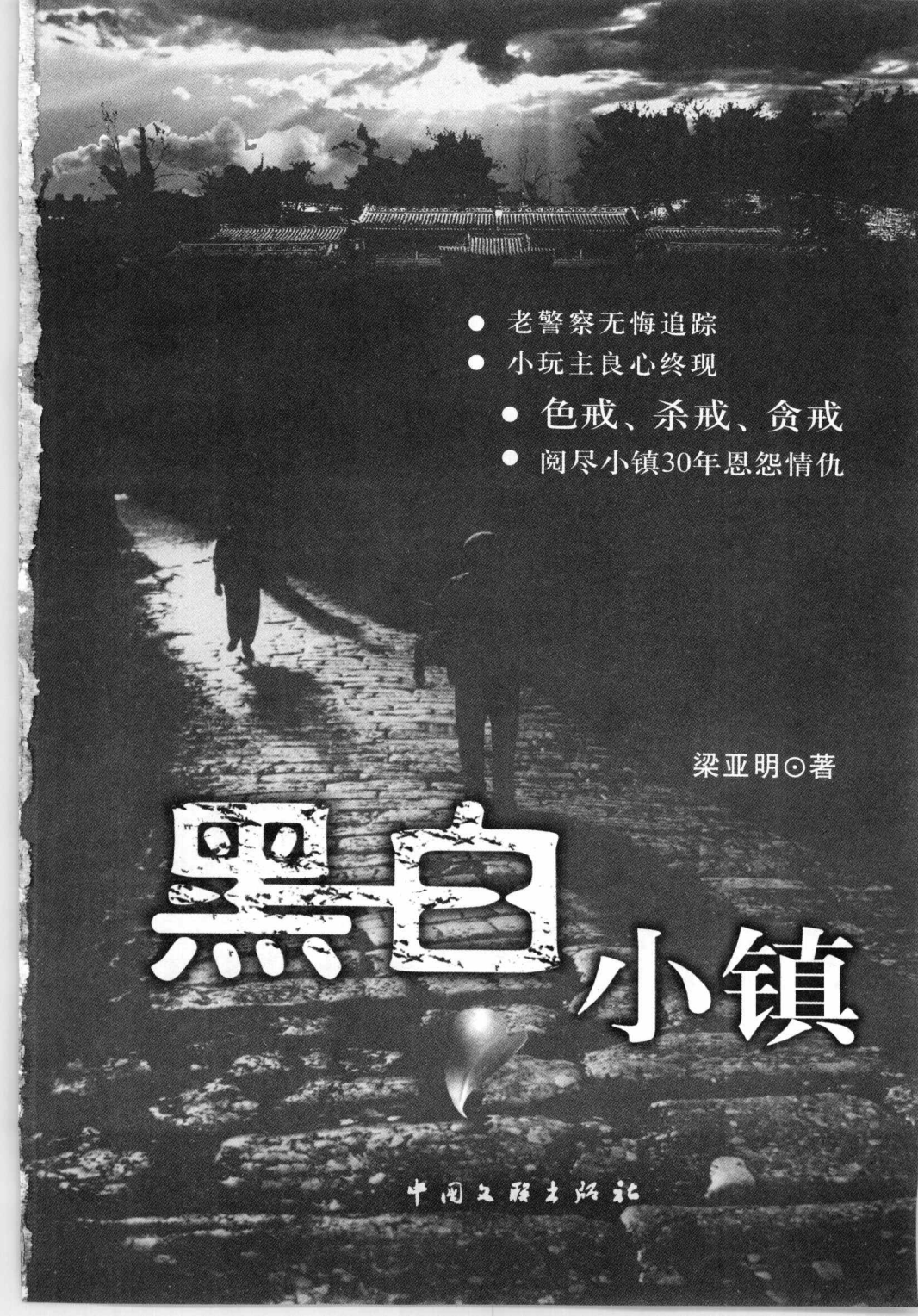


- 
- 老警察无悔追踪
 - 小玩主良心终现
 - 色戒、杀戒、贪戒
 - 阅尽小镇30年恩怨情仇

梁亚明◎著

黑白小镇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老警察无悔追踪
 - 小玩主良心终现
 - 色戒、杀戒、贪戒
 - 阅尽小镇30年恩怨情仇

梁亚明◎著

黑白小镇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白小镇 / 梁亚明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5059-5752-7

I. 黑… II. 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2703 号

书 名	黑白小镇
作 者	梁亚明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 萌 樊东屏
责任校对	潘传兵
责任印制	焉松杰
印 刷	北京人卫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5.3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5752-7
定 价	27.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序

1982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西安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工作。那时正是广大青年“文学热”的浪潮巅峰时期，谁若在正规刊物上能发表几行诗或三两篇小文章，立马就能成为文学青年仰慕的偶像。而当时报刊少，发表文章也难，所以，即使在内部小刊物上能发表文章，也会被周围的人们视为大笔杆子，很了不起。那时临潼县文化馆办了一个名为《骊山》的文学期刊，成为当地文学青年们争抢角逐的阵地。刚好我拿到一本《骊山》杂志，上面有署名“晓月”的一篇近万字的写知青题材的短篇小说，当时我读得回肠荡气。我知道作者应在临潼县境内，但不知离我那么近，原来就在陕西标准缝纫机厂，距我供职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只有几百米。

经朋友介绍，我和作者很快就认识了，并且成了朋友。“晓月”这个笔名近乎女性化，而作者梁亚明却是一位十分壮实的汉子，是由北京插队知青招工到陕西缝纫机厂，每天汗流浹背地干着重体力劳动，是厂里的翻砂工。当时梁亚明意气风发，颇有才情，拉一手好京胡，写一笔好文章。但也是一个地道的“愤青”，言辞激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愤世嫉俗。因为我们离得很近，几乎每天下班后都相约散步，习惯地围绕秦始皇陵走一圈，边走边谈边争论，充满年轻人的豪情和激情。一次登上秦始皇陵顶，两人争论间隙，为调和气氛我开玩笑说：我以为笔触细腻的“晓月”是女的，还想追求你做

我老婆呢。梁亚明那“京油子”的嘴自然是不饶人，当即反讽挖苦我。

后来梁亚明兄真是给我介绍过一次对象，不过没有成。

尽管觉得梁亚明兄近乎偏执，但不能不承认他多才多艺，文笔出众，善于编故事写小说。可他当时的处境并不好。至今我还保存着他亲手给我铸的一个铸铁镇尺，上铸李白诗句——“天生我才必有用”。

后来不久我调入《西安晚报》当编辑，我的母校西北大学办作家班，我便鼓励他一定要上大学混张文凭，以改善处境。那时人们的月工资普遍只有百十元，梁亚明兄为凑足学费四处借贷，单位停发了工资也在所不惜。在上大学作家班期间，他的一部描写抗战题材的中篇小说就在《西安晚报》上连载发表，其他大小文章一发不可收拾，到处乱飞。文章为梁亚明兄赢得了名声，作家班混来的大学文凭也使他转换了身份，得以全家调回北京并在丰台区广电局当了记者。十多年新闻记者生涯中，他写了很多好新闻作品，频频获大奖。但他一刻也没忘钟爱的文学事业，一直笔耕写小说。先后出版了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镇恩仇》及这部《黑白小镇》等著作。

梁亚明出身社会最底层，当记者时也是密切关注社会底层，他的小说也大都写的是底层市民。这部《黑白小镇》也不例外，写出了一个小镇上社会底层的“流氓们”，随着历史变迁的升降沉浮。但又不同于一般写黑社会小说脸谱化、简单化处理，尽管小说中这些人物的行为显得病态、愚昧、疯狂，可恨又可怜。但都是放在特定历史变迁的社会大背景下，作以人性化处理，许多不可思议的行为显得又是那么“合情合理”。小说中的人物周所长、刘志刚、金秀、单瞪、宋疯子等等，个个都是个性鲜明，随着社会动荡和历史变迁沉浮不定，经历坎坷曲折，营造出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悲剧人生。特别是在代际（第二代）悲剧转移延续间，溢满了特定的社会悲剧色彩，即

使一些人行为再坏、品行再恶劣，心底都有一种不可泯灭的人性。加以复杂曲折的故事情节和严肃的社会思考剖析，从而具有了强烈的社会批判性，读后掩卷引起我们严肃的社会历史思考。我相信广大读者读后，会和我的感觉一样掩卷沉吟不已。

这部小说梁亚明写于十八年前上作家班时，他当时曾给我们讲过一些故事情节和背景，并读过其中一些篇章。但那时大家觉得有点“不合时宜”，这十多年来他又反复修改，逐字逐句锤炼，增添了主流人物和一些故事情节。一部小说能前后写十八年，可见用心用力，也可谓字字呕心沥血。

梁兄，在这部小说即将出版之际，预先祝贺你！祝贺你的作品，也祝贺你当年的“愤青”终于修得正果！

郭兴文

2007.11.8 于西安

永定河边的永兴镇，是个土不土、洋不洋、城不城、乡不乡的镇子。那里有连绵起伏的荒山坡，那里有一望无际的青纱帐；那里有祖先留下的十三层实心砖塔，那里有洋鬼子当年修建的天主教堂。京广铁路上南来北往的列车轰鸣吼叫，永定河开河封河潮落又潮涨。春夏秋冬，父老们忙活着开心、闹心、悲欢离合、婚丧嫁娶事；一年四季，小镇人唱不完南腔北调京剧、评剧、梆子腔。

民国年间，街上的买卖店铺一家挨一家，饭馆儿门前的伙计一边热情地招呼着上门的顾客，一边朝里面喊道：“三位楼上请，楼上雅座伺候着——”赌场内，赌徒们高声吆喝着，脸红脖子粗地争吵着。临街的说书场上，评书艺人正在表演着《水浒传》。剃头挑子旁，剃头师傅正在为顾客剃着头。火车站上，出站的旅客拎着行李，从站内走了出来。老式机车轰鸣着，喷吐着黑色的烟尘和白色的水蒸气，缓缓出了站。妓院门前，几个穿着妖艳的妓女倚门卖笑，一边嗑着瓜子儿，一边挥动着手上的手帕，招呼着路人：“相好的，快来呀……”

位于镇中心的警察局门前，左右两边各有一尊石狮子，张牙舞爪的很是吓人。这天清晨，大门突然打开了，一队全副武装的警察跑了出来，驱赶着路人。接着，一个五花大绑，后背插着“生死牌”，脚上戴着脚镣的大汉被押了出来。大汉一挣身子，对旁边的警察说：“把老子松开，赵大爷我是条汉子，我不能让人捆着上路！待会儿街上肯定得有人祭我，你绑了我的手，老子还怎么喝酒？”

警察踹了大汉一脚，骂道：“你他妈还敢横？奶奶的，待会儿就

让你吃枪子儿！”

大汉哈哈一笑，说道：“黄泉路上没老少，你赵大爷要是怕死，也他妈到不了今天这一步了。小子，说不定你往后得挨千刀万剐哩……”

围观的人群中有人喊道：“赵天龙是条汉子，你们不能绑着他送他上路！”

大汉又对旁边的警察说：“这位兄弟，我犯的是民国的法，跟你无冤无仇，你何必放着河水不洗船呢？你要是不行个方便，待会儿老子骂你祖宗十八代，死后变鬼天天来找你老婆，让你家宅不宁！”

警察吓得变了脸色，忙对身后的警官咬开了耳朵。

警官看了看门口儿聚集的人群，思索了一会儿，一挥手，无奈地说：“松绑！反正他戴着脚镣哩，还怕他跑了不成？”

警察忙上前给赵天龙松了绑。

赵天龙活动了一下胳膊，弯腰抓起脚镣，来了个“亮相”，扯开嗓子唱了起来：“号令一声……绑帐外，不由得豪杰笑开怀……”

围观的人们扯着嗓子高声喝彩：“好——”

警察押着赵天龙，向镇外走去。

赵天龙一边走，一边频频向路人挥手致意：“老少爷们儿，我赵天龙今儿个跟大伙儿告别啦！往后可好了，我一死，你们晚上就可以敞着门睡觉啦！哈……”

人群中有人高喊：“好样儿的——”

“再唱一段儿——”

赵天龙冲着喊好儿的人一挥手，又唱起了河北梆子：“戴乌纱好似愁人的帽，穿蟒袍好似坐狱牢，穿朝靴好似绊足的索，系玉带好似犯法的绳，我不居官来不受害呀，吃一日俸禄我担一日惊……”

人群中再次爆发出喝彩声：“好——”

说书先生分开众人，左手拿着个大海碗，右手拎着瓶酒，走了过来。

警察忙用大枪一横，厉声吼道：“站远点儿——”

说书先生忙给警察鞠了一躬，说道：“老总，您行个方便，我想

祭奠一下赵爷。”

警察收起大枪，一挥手，示意说书先生进来。

说书先生忙快步走到赵天龙跟前，用牙咬开瓶盖儿，把酒倒入碗中，然后双手捧起装满酒的碗，递到赵天龙跟前，说道：“赵爷，今儿个您上路，请您喝我一碗酒吧！”

赵天龙接过碗，一饮而尽。然后把碗往地上一摔，抹了下嘴巴，冲说书人一点头，又大声唱着朝前走去……

妓院门口儿的妓女，远远望见赵天龙，一个个都变了脸色，忙相互招呼着跑了进去。不一会儿，妓院楼上临街的窗户打开了，妓女们趴在窗口，一边看，一边议论着：

“听说是咱们这行儿的人向警察局告了密，才让赵天龙翻了船，谁干的？真他妈缺德！”

“自古‘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谁让赵天龙跟咱们这行的人打交道？他活该！”

“可别这么说。赵爷从没欺负过咱们姐妹，哪回上门来不是大把地花钱？”

赵天龙来到了妓院前，他一边朝楼上的妓女做着下流动作，一边嬉皮笑脸地说：“相好的，赵爷我这回可顾不上你了；没关系，再过二十年我又是条好汉，到时候我还来找你。哈……”

四周围观的人群中又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喝彩声。赵天龙拎着脚镣，带着身段儿，一边大声唱着，一边向镇外走去。人们蹿起的尘土弥漫了赵天龙的身影，渐渐地，赵天龙唱出的声音也变得嘶哑了……

警察押着赵天龙来到了永定河边的沙滩上，这里便是临时的刑场。警察早已在沙滩上挖好了坑，准备埋赵天龙的尸首。警察们端着大枪，把刑场围了个严严实实。看热闹的人们被挡在了河堤上，赵天龙依然大声唱着，朝着自己的墓穴走去。突然，他止住了脚步，从怀里掏出一只金壳、金链的怀表，扔给了行刑的警察，笑着说：“兄弟，今儿个你送我上路，也算咱哥儿俩有缘分。‘这个’你留着做个念想，没别的，待会儿你把活儿干的漂亮点儿，别让我受罪就行了。”

警察接过金表，贪婪地放在耳边听了听，然后收起金表，冲赵天龙笑着说：“赵爷您放心，待会儿肯定麻利儿地送您上路，绝不让您受罪！”

赵天龙走到沙坑前，转过了身。行刑的警察端起大枪，瞄了一下，又放下了枪，强笑着说：“赵爷，您……还是转过身去，省得受惊。”

赵天龙把眼一瞪，大声说：“赵爷我不能挨黑枪，我得看着你干活儿！”

行刑的警察只得无奈地再次端起了大枪。

警官扬起了戴白手套的手，大声喊道：“预备——放！”

行刑的警察的手颤抖起来，枪口晃动着，腿也哆嗦起来，头、脸上冒出了汗。

赵天龙狂笑起来，大声吼道：“你他妈会放枪不？晃他妈什么呀？”

行刑的警察一闭眼，扣动了大枪的枪机。子弹呼啸着飞到了一边，行刑的警察却一下子瘫倒在了地上。远处看热闹的人有的为赵天龙喝彩，有的嘲笑着行刑的警察。

赵天龙骂道：“混蛋！你个狗操的，怎么收了老子的东西，不办事儿呀？来，瞄准了，朝这儿打！”

行刑的警察挣扎着站了起来，拉动了枪栓，退去了弹壳，二次又端起了大枪。

赵天龙怒目而视，大声吼道：“小子，瞄准了，屏住呼吸再扣扳机。”

警察的手又开始颤抖，枪口又乱晃起来。

赵天龙大笑起来，围观的人们大声喝彩。

警官上前踹了行刑的警察一脚，然后拔出手枪，冲赵天龙开了枪。

赵天龙的笑声戛然而止，身子朝后，重重地摔进了沙坑中……

赵天龙死了。多少年之后，永兴镇的人依然津津乐道地讲述着赵天龙从警察署门口儿到刑场的这段闹剧。讲的人百讲不厌，听的

人从不厌烦。渐渐地，这成了永兴镇人津津乐道的保留节目。小镇上依然流氓辈出，一拨一拨地被抓、被杀。只是他们“上路”时表现得都没有赵天龙那么不论秧子、满不在乎，这颇让永兴镇人失望。

1959年初冬的一天，纷纷扬扬的雪花儿覆盖了永兴镇。卢沟桥下的永定河静悄悄地卧在雪中，犹如一条沉睡着的龙。从劳改场被提前释放的刘老五来到派出所门前，不由得止住了脚步。三年半前，他正是在这儿被警察绑成了个粽子，一晃三年半过去了，旧地重游，仍让他心惊胆战。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被人绑起来“收绳”时的滋味儿，那道粗细不到一厘米的法绳，深深地勒进了他的肉里，他觉得五脏被紧紧地挤压在了一起，让他喘不过气来。那滋味儿太可怕了，自以为天不怕，地不怕，杀七个，宰八个，胳膊窝夹十六个的十三太保五爷，那次是被彻底地整服了，以致这些年来，他一见到麻绳就吓得浑身冒汗。

刘老五掸了掸身上的雪花，硬着头皮迈步走进了派出所的大门。

周所长恰好从所长办公室走了出来，和刘老五走了个对面。刘老五一见到周所长，立刻吓得浑身冒出了冷汗。当年，在公捕大会上用麻绳绑他的人，正是这位周所长。只不过那时他还没当所长，刚从部队转业到公安战线，人们都叫他“小周”。刘老五觉得自己的肛门一个劲儿地收缩，身子不由自主地想往上挺。他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当年他被押到台上后，小周刚把法绳搭在他的肩头，他便一抖膀子挣脱开了。当时台下还有人为他大声喝彩，他是十三太保的五爷，什么时候怕过警察？然而，他这份儿得意顶多维持了两秒钟，身后的小周抓住他的肩头，抬起膝盖冲他的肛门顶去，刘老五不由得身子往上一挺，小周趁机便把法绳搭在了他的肩头……

他赶忙深深地给周所长鞠了个躬，大声说：“报告周政府，刘邦兴刑满释放，特地向您来报到。”

周所长打量了一下眼前大汉，突然笑了起来，上前拍了拍大汉的肩膀，说道：“傻老五，你小子放出来啦？”

刘老五立正答道：“报告周政府，我因为在劳改大队立了功，减了刑，所以提前回来了。”

周所长拉了大汉一下，一指办公室，说道：“走，到办公室谈吧。”

刘老五打量了一下办公室门口儿挂着的牌子，迟疑地说：“周政府，您……当所长啦？”

周所长笑着说：“怎么，你看着不像吗？”

刘老五说：“周政府，瞧您说的，嘿……”

周所长说：“我说刘老五，别再叫我‘政府’了行不？”

刘老五用手胡噜着秃头，笑着说：“在劳改场我们都管警察叫政府，习惯了，一时还改不过来。”

周所长拉着刘老五，走进了所长办公室，指着一把椅子，笑着说：“老五，坐。”

刘老五拿出一个信封，双手交给周所长，毕恭毕敬地说：“周政府，啊……不，周所长，这是我的释放证明，您看看。”

周所长接过大信封，一边看一边点头，说道：“不错。我说老五，你是你们‘十三太保’中头一个放出来的。这次回来，要彻底改过，重新做人。前些年你跟着赵一川他们瞎折腾，你说你可图了个什么？”

刘老五低下头，痛苦地说：“嗨，进了劳改场后，我后悔死了。您是知道的，当初我帮他们去打架，哪回也不是因为我，都是……别提了，我那阵儿光图了哥们儿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嘛！”

周所长严肃地说：“赵一川组织偷粮库的粮食，分明是犯法嘛！你是真不懂吗？他们邻居揭发了他，你就上门去扒人家房顶，拆人家的窗户，把人家来走亲戚的姑爷打得住了院，你说你……”

刘老五惭愧低地下了头，小声说：“我混蛋，我不是人……”

周所长看了刘老五一眼，问道：“我说刘老五，当初你被逮捕时，铁路工厂就开除了你的厂籍。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

刘老五叹了口气，小声说：“政府怎么安排，我就怎么服从，我……没打算。”

周所长想了想，说道：“早先天主教堂那院子新近改成了煤厂，你去那儿摇煤球儿吧？活儿是累点儿，可总比没工作强啊！”

刘老五点了点头，说道：“行，我听您的。”

周所长又说道：“你给我听好了！往后好好干活儿，别再跟以前那帮狐朋狗友瞎勾搭。你小子岁数也不小了，好好干上两年，再娶个媳妇，也是一家子‘人家儿’呀！”

刘老五连连点头称是，最后走出了所长办公室，扛着行李卷儿，冒着鹅毛大雪，朝自己家里走去。

刘老五家住在教堂胡同的一个四合院内，说来也巧，周所长的妻子王小鸥的娘家，恰好和刘老五同住一个院儿。刘老五被判刑的当年，他的父母连气带病，先后去世了。刘老五虽然混蛋，但也为自己的不孝而感到羞愧。好在小巷里没什么人，刘老五加快了步伐，朝自己家走去。

几个少年正在胡同里堆雪人儿，一见刘老五，几个少年起身撒腿就跑，边跑边哭喊道：“快跑哇——，流氓来啦！”

刘老五脸色阴沉下来，小声骂道：“小兔崽子，我他妈怎么流氓了？流你妈了吗？”

一个中年男子挑着空水桶从院子里走了出来，准备到胡同口公用的自来水龙头去挑水。刘老五忙热情地迎了上去，笑着打招呼：“春林大哥，老没见了，您还好吧？”

春林大哥吓呆了，张大了嘴巴愣住了。忽然，他怪叫了一声，扔下水桶跑回了自家院子，飞快的关上了大门。

刘老五呆呆地望着地上的水桶，自言自语道：“难道我比日本鬼子还可怕吗？”

一个老年妇女背着个小孩儿迎面走了过来。一边走，老太太还一边念叨着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门前唱大戏……”老太太见到了刘老五，立刻吓得变了脸色。

刘老五紧走两步，深深给老人鞠了个躬，笑着说：“齐婶儿；您好哇？”

老人极不自然地笑了笑，说道：“老五……回……回来啦？”

刘老五忙点头哈腰地笑着说：“我在劳改场立了功，提前释放了，嘿……”

老人紧张地说：“好……好……好哇……”

刘老五放下行李，伸手逗着老人背上的孩子，说道：“齐婶儿，

这是您孙子吗？”

老人忙说：“外孙子，秀芬的孩子。”

老五惊讶地说：“秀芬都有孩子啦？好！我说齐婶儿，秀芬她爱人是哪儿的？”

老人说：“是装甲兵工程学院的教官。”

刘老五伸出双手，拍了下，对老人背上的孩子说：“来，臭小子，让大舅抱抱！”

孩子抬头看了看刘老五，“哇”地一声哭开了。

老人忙笑着说：“不哭，宝贝儿，不哭啊！”她又紧张地冲刘老五笑了笑，说道：“这小子认生，唉——真没出息。”说罢，老人忙背着孩子快步离去了。

刘老五望着老人的背影，自言自语道：“我成‘大灰狼’了，唉——”他叹了口气，朝自家院里走去。来到家门口儿，他掏出钥匙，开了自家的房门，把行李一放，开始收拾屋子。

一个慈祥的老太太端着一大碗面条儿走了进来，笑着说：“老五回来啦？饿了吧？来，把这碗面条儿吃了再说，不够再端去。”

刘老五接过老人的面条，羞愧地说：“王大妈，给您添麻烦了。”

王大妈催促道：“快吃吧！”

刘老五狼吞虎咽的吃开了。”

王大妈劝道：“老五哇，老话儿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不管你以前犯了什么错误，只要改了，重新做人，你还是有前途的。”

刘老五委屈地说：“王大妈，我刚才在胡同口碰见一伙孩子堆雪人哩，您猜怎么着？一见了我，那伙小王八蛋撒腿就跑。春林去挑水，一见了我，他把水桶一扔，赶紧跑回院里去了。后来又碰上了齐婶儿，您猜怎么着？齐婶儿的外孙子一见我，‘哇’地一声就哭了。王大妈，人活到我这个分儿上，真不如死了算啦！”

王大妈笑着说：“怪谁呀？当初你跟老赵家的大小子一块儿胡混，那简直就是‘打遍了街、骂遍了巷’啊！咱就说春林吧，也不知怎么惹赵一川那小子不痛快了，你跑到春林他们学校门口儿，当着众人的面，把春林打得满脸是血，末了还往人家脑袋上撒尿……”

刘老五连连摆手，羞愧地说：“王大妈，您快别说了……”

王大妈接着说：“就说咱胡同这伙孩子吧，一个个还在他妈怀里吃奶时，大人就吓唬他‘别哭了，再哭就把刘老五招来了’。你说怪不怪，只要大人这么一说，那些孩子立刻就不敢再出声了。从小就怕你，见了你能不跑吗？你以为你王大妈我不害怕？要不是派出所小周给我做工作，我敢登你们家的门吗？你王大妈是居委会干部，又是个党员，我……我不是没法子吗？”

刘老五放下碗筷，打了个饱嗝儿，说道：“王大妈您放心。蹲了几年大狱，我要还不学好，我还是个人吗？往后您就看我的表现吧！”

王大妈看了看门口儿的炉子，说道：“先从我们家端点儿煤球儿，把炉子生着，这寒冬腊月的，屋里不生炉子哪成啊？”

刘老五连连点头，端起自家的簸箕，跟着王大妈出门去了。

一

永兴镇的天主教堂，还是早年由一位外国传教士出面盖起来的。当年闹义和团时，教堂的教士被杀了，教堂也被义和团放了把火，烧成了废墟。如今只剩了那哥特式的屋顶，还保留着当年的痕迹。神圣的教堂如今已成了一座煤厂，院里堆放着小山般的煤末子、黄土堆。几个膀大腰圆的壮汉，正弯下腰，抓起那大号的筛子，动手摇着煤球儿。

刘老五回到永兴镇后，当上了摇煤球的工人。他每天弯下腰，抓起摇煤球儿专用的筛子，使劲摇着。和劳改场相比，摇煤球的活儿自然说不上太累，加上刘老五的身板挺棒，所以他干起来倒也得心应手，甚至一边干还一边哼着小曲儿。

煤铺的工友和领导对刘老五印象不错，煤铺的领导甚至开始琢磨着给刘老五介绍对象了。然而，刘老五的对象实在不好找，在小镇人的心目中，摇煤球儿实在是个不怎么样的差事，背地里人们都叫他们“煤黑子”。又加上刘老五是个“劳改”过的人，谁家的姑娘愿意跟他？碰了几次壁之后，煤铺的孙主任只好把目标移向了河北省的农村。

经孙主任介绍，刘老五和高碑店那边儿的一个小寡妇见了面儿。孙主任事先讲好：那小寡妇儿有一个十来岁的儿子，是要带过来的。正所谓“贫不择妻”，到了这个分儿上，傻老五还能挑人家什么呢？俩人见了一面之后，傻老五就风风火火地带那小寡妇到镇政府登了记，然后就把那娘儿俩接到家里，过开了日子。

没人知道那小寡妇本人的姓氏，但人们都知道她带来的儿子

叫“小牛儿”，于是，邻居们便称呼她“小牛儿妈”，也有人叫她“老五家里的”。这小寡妇儿长得体体面面，干起家务活儿来手脚特别麻利，配傻老五那是绰绰有余了。小牛儿长得虎头虎脑的，圆圆的脸蛋儿、大大的眼睛，张口一笑，嘴里的两颗虎牙更逗人喜欢。尤其是他那一口浓重的河北乡音，让人一听就忍不住发笑。

赶上“困难时期”，刘老五的工资又不高，偏又是个大肚汉，家里不久便开始闹“饥荒”。刘老五脸上没了笑容，没人时，他就一遍一遍地念开了自己编的那几句顺口溜儿：“娶媳妇儿是美事儿，养个孩子是玩意儿，没吃没喝可真够劲儿。”刘老五蔫了……